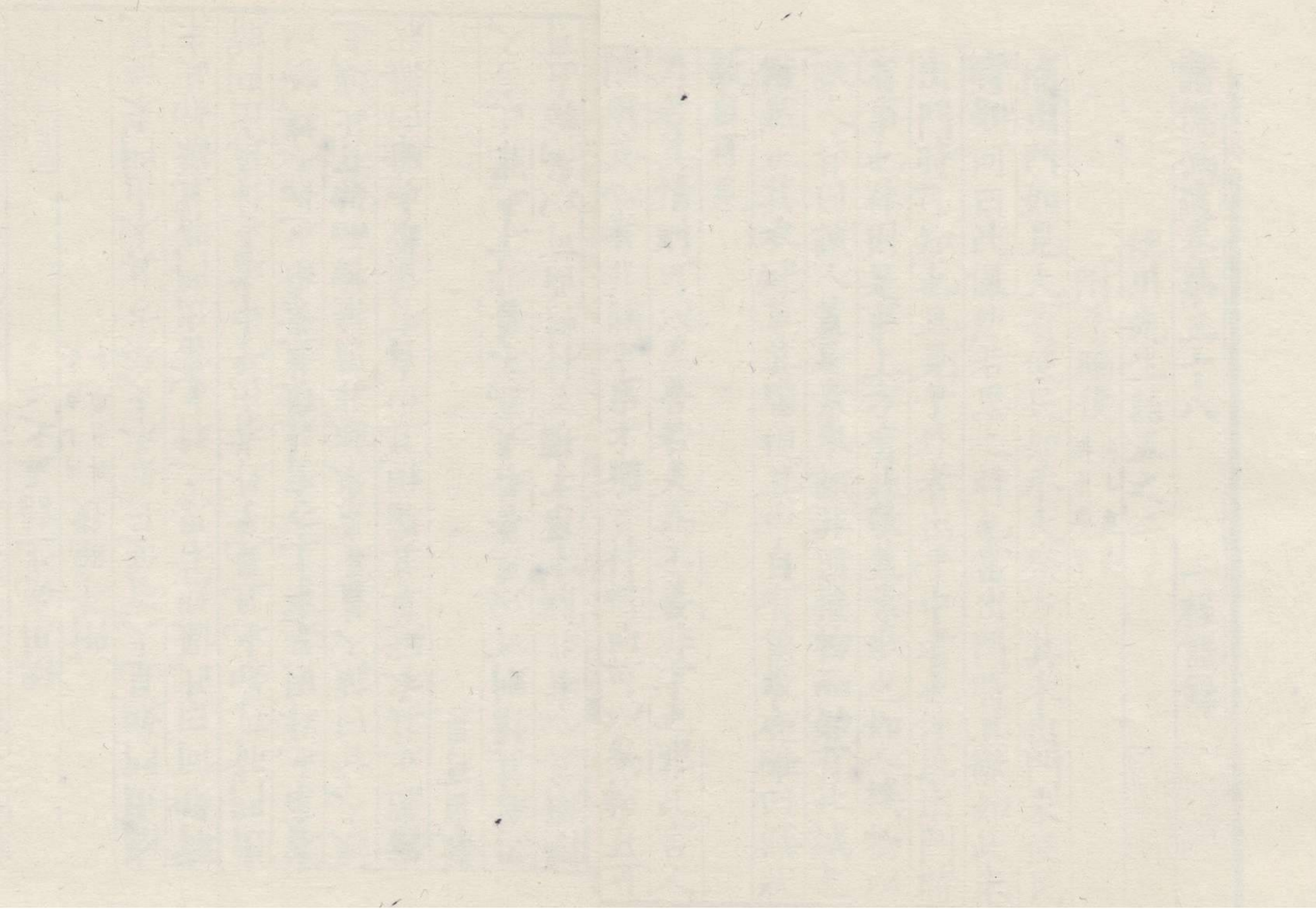


新刊履齋示兒編

二



新刊履齋示兒編卷之二

廬陵鄉先生孫奕季昭撰

經說

易易有象數

易之為書也潔靜精微有象焉有數焉不可偏廢也夫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為易之象木上有水曰井頤中有物曰噬嗑為卦之象坤之黃裳困之赤紱剝之牀渙之扚為爻之象人皆知之也五十有五為天地之數五十為大衍之數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人皆知之也然釋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則論君子之言行釋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則論君子之出處語默以幾事當密釋不出戶庭以藏器待時釋射隼于高墉則人不知之也蓋夫子之於易又未始屑屑以象數泥者也

乾元坤元

乾坤獨備四德屯隨臨無妄革卦間亦有之惟六子之卦俱不以元稱何哉蓋乾父坤母也六子者皆其所生也父母既稱元六子不復謂之元是以乾元曰大坤元曰至坤且不得以擬乾之尊况六子乎



用九用六

諸卦惟乾爻純乎九乃專用陽剛之道故曰用九
惟坤爻純乎六乃專用陰柔之道故曰用六

富以鄰不以鄰

易在小畜則曰富以其鄰在泰與謙皆曰不富以
其鄰何邪夫小畜則德之小也泰謙則德之大也
故左右相比謂之鄰人君之與萬民九重之與四
海中國之與四夷無非鄰也人君之所以撫萬民
綏四海御四夷德有餘者不假於富德不足者非
富莫行也

六五童蒙吉

六五以柔順之才居睽君之位居睽君之位而猶
以童蒙自處蓋以人視我則睽君也以我自視則
童蒙耳其不自居其睽而求師於其臣養其正性
以冀睽學之高妙非睽益睽明益明者不能也古
之睽帝明王有志於睽學者初不以形迹拘故箕
子爲武王陳洪範反覆以汝稱周公爲成王作洛
誥作立政終始以孺子呼而無嫌也

七日來復

七日來復者昔之計月非其正歲則以日數之即

幽詩一之日二之日是也謂陰自遇而激而否而觀而剝而坤蓋六日耳及陽受之而復乃七日焉其來也剝而至復已歷七日是天数之運也

先甲先庚

蠱之卦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之卦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夫先甲三日者辛也後甲三日者丁也言聖賢當事之蠱壞必有飭蠱之道既更新於其先又丁寧於其後則天下復歸於治矣故於蠱言甲先庚三日者丁也後庚三日者癸也言聖人當令之申行必有發施之道既丁寧於其先又揆度於其後則天下無不順矣故於巽言庚一說甲木主仁以示其令之寬也庚金主義以示其令之嚴也

履校滅趾

噬嗑初九曰履校滅趾無咎蓋噬嗑用刑之卦也用刑之卦不絕於其初其終必難制故此卦於初爻言之蓋慮罪小之時不爲之懲戒則必至於大惡故滅趾使不得行則其惡不能肆也已

頤取龜虎

易之有頤所以觀其養也作易聖人初九既取於

龜六四又取於虎二者之不相侔何哉蓋古之制
簠簋刻龜於蓋以龜之爲性不嗜食者也仲冬之
月虎始交則虎之爲性其交有時者也大凡飲食
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有一溺其所欲則必伐其良
心戕其正性烏有所謂自養哉故聖人斷二乎有
取於不嗜食之龜交有時之虎以明君子之自養
者如此

夬五陽一陰

夫以五陽而決一陰猶衆君子而去一小人之象
也以常人處之則必健而暴決而剛今也不然健
而濟之以說決而乘之以和則君子之待小人以
忠厚欲其改過如此

麗澤兌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此言兌之爲卦兌上兌
下是澤鄰於澤潏蓄者沫交相灌溉互相流通此
深有益於彼二深有益於此誠得朋友之象也夫
同門合志之友以善相資以文相接有過相箴有
難相濟兩有所利而無寡陋之患此所謂以附麗
爲悅而有朋友之義也

衍字誤字

人有常言易以下筮獨免秦火之厄得爲全書然
讀其書繹其義不無可疑者繫辭曰能說諸心能
研諸侯之慮侯之二字是必傳寫之誤嘗求之於
明爻有曰能說諸心能研諸慮乃知去是二字則
辭切意明雜卦曰晉晝也明夷誅也先儒必爲誅
夷之誅然以晝與誅對則非反對之卦矣嘗求之
象則曰明入地中明夷又求之於明卦有曰明夷
務闇卦略又曰明夷爲闇之主則知明出地上爲
晝明入地中爲昧當作明夷昧也若以爲誅豈聖
人雜卦之旨耶

書汝作士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爾雅曰士
察也周禮士師注曰士察也王察獄訟之事也孔
安國曰士理官也理蓋獄官也欲得其曲直之理
故謂之理其謂之士者則欲致其察故也月令曰
命理瞻傷察劓視辨審斷決獄訟必端平得此之
意也鄭康成曰有虞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
今士曹改爲司理其源蓋本此

九共

九共九篇九共者即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之丘孔

安國為隸古定書於序言則是於此復以為共非是九州異土殊俗故有九篇一篇言一州之事也

無教逸欲

臯陶謨曰无教逸欲有邦北之前漢王嘉上封事云咎繇戒帝舜曰无教佚欲有国競二業二一日二日万機顏曰言有国之人不可傲慢逸欲但當戒謹危懼以理万事之機也教讀曰傲則以教字為教其理尤長盖自古未有人君教臣下佚欲者也按幾字尚本作幾訓微也漢史作機則非

九官相遜不相遜

舜命九官濟二相遜和之至也刘向此言古今以為真得九官之用心然禹垂益伯夷固相遜矣若稷契臯陶夔龍皆不見其相遜之辭何耶且以此之遜是則彼之不遜非以彼之不遜是則此之遜非曰皆是也夫舜之命禹垂益伯夷也皆出於僉言惟其出於僉言故不容於不相遜至於稷契臯陶之与夔龍也則不待於僉言惟其不待於僉言故不用於相遜然則相遜者所當然其不相遜者亦所當然皆无一毫之偽者也所以衆賢和於朝独為稱首

冀州不言山川

禹貢皆言山川示其域民以封疆之界也如濟河惟兗海岱惟青之類八州莫不比皆然獨冀州不言山川之界何耶禹之意若曰天子以四海為家以中國為室一民莫非其臣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且祭則天下名山大川咸與焉饗則四海九州之美味咸有焉無此疆爾界之限无内夏外夷之辨豈容以一山一川局之如餘州者哉禹之意微妙如此

要蔡

五百里要服薛肇明云要讀如要約又要之要則約之而已非治之也孔安國云要束以文教亦此意陸音一遙反非是二百里蔡當讀如左氏蔡蔡叔之蔡音素葛反杜預曰蔡放也薛肇明曰放罪人於此故謂之蔡則讀如本字非

要荒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蓋要荒皆在九州之外曰夷者以夷禮待之若春秋之杞郟也曰蠻者以蠻俗待之若春秋之楚越也輕罪則蔡於要服重罪則流

於荒服蔡近於夷流近於蠻則知中國之罪人尚
可變亦蠻夷之俗也

兼弱攻昧

仲虺之誥曰兼若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
其昌載之於書不過如此襄公十四年中行獻子
曰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
之道也又三十年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
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此言一唱其汨亂
聖經爲甚孔安國從而和之曰弱則兼之闇則攻
之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有亡道則推之有存
道則輔而固之嗚呼信斯言也則仲虺是誠何心
哉幸災樂禍之人也焉有佐克寬克仁之君可出
是言乎竊謂兼人則自弱攻人則自昧取人則自
亂侮人則自亡推人則益自亡惟能保固人則所
以自存德至於此國乃昌盛也不然引君於非道
豈告戒之辭哉

放諸桐

大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甚哉放字流傳之誤
有以溷經旨也今夷考於書並無放之之文自大
甲既立不明也乃舉湯顧諟天命以訓之及其罔

念聞也又率湯之坐以待旦以訓之至于未克變也乃始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其終始告戒啓迪之意無非訓之而已孰謂伊尹而肯爲放君之醜耶原伊尹之意不處太甲於亳而處於桐使近先王之墓以終其喪故曰王徂桐宮居憂而已惟其克終允德所以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以冕服奉王歸于亳乃即吉服也故獨止於三年之久焉蚩復辟之後猶以終始惟一之說反復訓戒之未始少志而曰伊尹爲放君吾不信也況書曰密邇先王其訓孟子亦曰太甲悔過以聽伊尹之訓已則知書序爲教諸桐也明矣且舜放驩兜則驩兜之罪不可赦湯放桀則桀之惡不可揜大甲不明初无大過何放之有則知書序爲非放諸桐也益明矣放教字相近以隸古定者遂從而譌久矣當讀作伊尹教諸桐 且書序之譌不寧惟是泰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序則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日伐午師渡孟津

四爲字

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孔氏王荊公爲上字去声爲德字平声下句同東坡解爲上字平声爲德字

去声下句同皆有義今四為字皆作去声理尤明
或謂上句二為字當上側下平下句二為字當上
平下側

君子所其无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无逸至則知小人之依所
与曲礼拜受於尊所之所同依尤歸也君子所在
皆无逸其先知者則稼穡艱難之事乃若自暇自
逸則知其為小人之歸也必矣

文王卑服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文王知君臣之分不可犯
也故卑躬以服事殷而已惟其卑以事殷則安時
處順而得以日勤於民田之事是故旣就其安民
之功又就其力田之功然則卑服之効其大如此
豈先儒所謂卑其衣服者所得而尽焉

誥茲誥教

厥誥茲庶邦至祀茲酒誥教小子至无彛酒此見
文王之於臣民處之各尽其道其戒飲酒也於庶
邦則曰誥茲於小子則曰誥教庶邦指士大夫而
言故以茲戒之茲之為辭嚴小子指民而言故以
教戒之教之為辭寬嚴以責士大夫寬以責民各

上世帝王之書終之以文侯之命何升費誓秦誓而殿焉夫子之意爲平王設也平王東遷之初有大戎弑父之讎當卧薪嘗膽無須臾寧廼疆顏苟安五十一年而恬不知報在位時惟以王子余並立之患未除爲己憂公得文侯爲我殺之當思厚報故錫文侯惟恐不及曾未聞有一言及於不共戴天夫子見其如此知其無討賊之心又無撥亂之材而泰然有自安之意深痛王室於此衰矣王道於此絕矣故序其書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非襲也蓋傷之也今也幸而有能治戎如曾侯悔過如秦穆公使平王幡然而改以曾秦之心爲心則君父之讎庶幾可復王轍之東庶幾可與夫曾秦諸侯耳其眦堂堂三代未易續貂特因其治戎有備悔過有素東周以來僅有此尔雖欲不升烏得而不升夫子之定書豈苟然哉

新刊履齋示兒編卷之三

廬陵鄉先生孫奕季昭撰

經說

詩章句對耦

章句始於詩對耦亦始於詩故三言若深則厲之類四言若關關雎鳩之類五言若干嗟乎騶虞六言若狂童之狂也且七言若遭我乎獨之間兮八言若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是以後世由三言至七言皆自此始如觀閔既多受侮不少誨尔諄諄所我藐藐發彼小豕殪此大兕豈不爾受既其女遷念子慄慄視我邁邁之句無一字非的對則世之駢四儷六抽黃對白者得非又發端於是與

相鼠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相州名陸璣云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頭上跳舞善鳴故退之城南聯句云禮鼠拱而立按地志相州屬河北與河東相隣則知相州有此鼠能拱而人立其有禮之體如此詩人蓋取譬焉毛氏以相為視信如毛說則視物之有體與皮者皆可喻禮何取於鼠哉或謂相州當平聲呼非也世言相纈亦有所

本陳無已詩云相州紅纈鄂州花相字可平音呼
哉東坡拍掌圖亦云河實甲居相即今相州是也

凱風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
不能安其室當以之母屬下猶不能安其室為句
如經云之子于歸莊子云之人也之德也之二蟲
又何知之類

黃鳥

黃鳥有二種名同而實異小大殊也如黃鳥于飛
集于灌木其鳴喈喈睨睨黃鳥載好其音鸞也詩
人取其善鳴者也如交交黃鳥止于棘于桑于楚
者黃雀也詩人言其交交而集于楚棘者衆多也
如黃鳥黃鳥無啄我粟我黍亦黃雀也蓋啄
其粟與黍梁正今人稻梁熟時黃雀群集于田壠
以啄為人所羅所逐者正謂此耳毛氏陸氏謂黃
鶯一名搏黍能搏黍則亦當是黃雀況黍熟于七
八月之間亦無復有鶯矣

鴝兔

古語有曰鴝無舌兔無脾人皆疑焉嘗以鴝羽兔
爰二詩推之信其有證蓋聲出乎舌鴝之為禽無

舌則无声也故詩人以鴉羽刺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親而无舌以訴其情也脾屬土土主信鬼之為獸无脾无信也故詩人以兔爰刺桓王之失信而无脾以表其信也

鳶斯

小弁二彼鳶斯孔謂此鳥名鳶而云斯者語辭其說誠有據及攷董氏列信尔雅禽經師曠以二字為名李适中列又信楊子以二字為名曾不思詩人以斯為語助者多矣如彼何人斯哀我人斯湛二露斯彼旂旒斯思斯勤斯鬻子之兮斯以詛尔斯天雞枕斯无射於人斯類皆去然何董李獨信諸子百家而不信經耶借曰詩亦有以蟲斯名蟲然七月六斯螽其实一物容可以一切已前之語辭者顛倒其文而均指為物名乎不然此為又有柳斯鹿斯亦將併以二字為柳鹿名可乎

居諸

栢舟曰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孔曰居諸者語助也日月曰日居月諸昭臨下士毛曰日乎月乎照臨之也予謂孟子注諸海求諸遠左氏拘諸原免諸国此諸訓於也而韻釋於字亦訓居也諸尤於也

於尤居也言日月皆有所在未嘗失其軌度獨仁人不遇於頃公莊姜不見荅於莊公此二詩所以自傷而作也孔皆以爲助語脫或讀作何居之居則可如本字讀則不可毛並謂之乎以乎字釋諸則是以釋居字義似不通韓文公爲尔惜居諸之句誠有味當求之

死生契闊

死生契闊与子成說契旧音挈非當作契合之契說如字契合也闊離也謂死生離合与汝成誓言矣

衡門

衡門一爲誘掖其君之詩也凡誘掖之說必使之心競而力爭蓋自卑者抗之使高自惰者激之使勤自退者揚之使進自用者拔之使大如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乃所謂懦而有立志者也說者謂衡門雖小可以棲遲泌水非廣可以条飢食不必魴鯉娶不必姜子非也此詩三章首章言可以棲遲可以条飢先發其端也中末二章言食必魴鯉娶必姜子者次陳其說也若曰衡門可棲遲泌水可条飢刈何其食與者必須魴鯉之美味娶妻者必

須姜子之大姓則知前曰可者真不可也後曰必者不得不必也此乃見其君愿而无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之也說此詩者死於語下則失之

東門之楊

東門之楊刺時也婚姻失射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當以親迎二字為句

七月並夏周正

周公作七月備陳一歲之事而正則迭用夏周何也意其夏正建寅順四時之序使於農事乃以月言周正建子明一陽之生以改正朔乃以日言蓋周公以日月分陰陽謂陰生於午是以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皆屬陰故以月言之謂陽生於子是以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皆屬陽故以日言之若夫夏之五月不曰五之日而曰春日載陽言可蚕之候所謂季春之月躬桑以勸蚕事也月令夏之四月不曰六之日而曰四月季夏蓋正陽之月嫌於死陰亦猶十月嫌於死陽謂之歲亦陽止也

常棣

常棣常字諸家並无音合如字讀采薇曰維常之

華毛謂常爲常棣亦無音常棣與唐棣異俗或書作棠棣尤非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陸音務如字鄭曰務侮也爾雅釋言亦云侮也按僖公二十四年富辰曰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韓詩外傳曰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國語富辰諫襄王曰古人有言兄弟讒閱侮人百里比毛詩以務爲侮其義明甚戎字叶韻當作戍戍亦禦也

黽勉

黽勉從事者黽盡屬也蝮氏掌去鼃黽注謂鼃爲蝮黽取黽也蝮與取黽尤怒鳴退之雜詩蛙黽鳴無謂閤閤祗亂人即其蟲也蛙黽之行勉強自力故白黽勉如猶之爲獸其行趨趨故曰猶豫

南山有臺

賢才不在野則聚于朝勢也亦理也南山北山皆賢者昔日窮處之地今徒見其有臺萊之草桑楊杞李栲柎枸榿之木盛多如此而無一賢之遺逸於其間故作南山有臺之詩而序則曰樂得賢也五章反復詠歎而羨之皆是意也非謂山之有草木喻國之有賢人衆多也

天保

君能下下以成其政六音下下俱戶嫁反非上下字依旧音下下字亥雅反

思齊

以思齊名篇序詩者偶无其說釋者无所考信直以齊訓莊似非文王儀刑于大妣之本意齊當讀如見賢思齊之齊文王有聖德以刑于寡妻故大妣既思有以同於大任又思有以順謂媚於周姜也不然首章何以云思齊大任思媚周姜

下武

下武繼文也下者尤言不上也不上武則是下其武事以繼文德此武王之本心其或用武蓋不得已耳即非右武之君故曰一戎衣天下大定示天下弗復用也不然篇名下武而此詩未始一言及武詩人之作蓋有深意

周禮六官

成王作周官見之於書自三公三孤之外有六卿分職率屬各有司存未嘗以象天地四時今攷周禮无所謂三公三孤借曰既載之書不必贅可也而書謂冢宰掌邦治此乃以爲天官况天事多在

春官而臣不可稱天乎司徒掌邦教此乃以為地
官况地事本主於司空而司徒可稱地乎以宗伯
掌禮之官而曰春官春主生物而屬仁反主禮乎
以司馬掌兵之官而曰夏官夏物盛而方長反主
兵乎惟以司寇掌刑為秋官可矣至以司空掌土
為冬官豈理也哉設若成王果以象天地四時則
書必載之書所不載則亦无是事也以周官之言
質周禮之六官相戾如此信乎周禮非周公之全
書也

八柄

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夫八柄之法先叙賞而
後論罰賞多而罰少蓋爵祿予置生者賞之柄也
奪廢誅者罰之柄也賞先而多罰後而少周家忠
厚不在茲乎

宮正

宮正凡邦之事蹕宮中句廟中則執燭言王有祭
祀之事宮正則為王蹕于宮中祭于廟中則主執
燭之役焉蓋廟中不蹕也

宗伯獨不垂法於象魏

周禮一書其載制度紀綱庶事備自昔論者皆以

為六官之所掌无一或闕也然以今攷之則惟五
官垂法於象魏而宗伯獨畧於是焉是則若有可
疑者然治教政刑事均曰象者實畫所用治具之
象於魏闕也其闕之上旣可垂又可斂使万民而
觀者必有具之可指焉凡可以隨其治具而圖寫
之特其治之粗迹耳若夫宗伯不布法非畧也不
容以象言也亦不容以粗迹著也經禮三百曲禮
三千以和邦國以諧万民進退揖遜之儀冠昏喪
祭之用班朝治軍之式蒞官行法之制防民為乱
禁民為非蓋舍此孰能使之然也故天下之人日
用常行而不可須臾離曾何待於有司之詔告而
可以一象魏盡之哉

侯服

戕方氏辨九州之圖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
里曰侯服按孔安國以謂斥侯孔穎達以謂侯声
近候且曰斥侯謂檢行險阻伺候盜賊見禹貢解
其發明多矣故附于此

園廛二十而一

載師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
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

之征三十而五說者以為田稅非也竊詳鄭康成
謂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鄭已得其說而
未足蓋在國之園廛死二十而一如近郊遠郊甸
稍縣都之園廛自近而遠雖漸增亦不過乎十二
讀禮者當自近郊至縣都以上皆承上園廛之文
而求之不然漆林之征何以止於二十而五也

載師閭師

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
民無取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凡無取者出夫布
凡京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
榲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其責一何或重或輕
耶載師之法掌士大夫受地之賦而閭師之法掌
庶民受田之賦者也夫所謂不毛不耕無取事者
蓋士大夫有分地而縱其民游惰末作故罰其受
地之人也重士大夫受地死多則其責也不得不
重夫所謂無取不畜不耕不樹不蠶不績者蓋庶
民受井田而或至於惰游廢耕故責其受田之人
也輕民受百畝則其責也不得不輕

脫字

按地官廛人之後有胥師釋文亦有胥師而正經

止曰胥當是脫字

司險

司險隸夏官司馬又儕於司固司疆蓋周公謹固封守之取也是以五溝者設壕塹五重以捍患防盜也五塗者即壕上為五路以通車徒兵馬也鄭康成乃以五溝為遂溝洫澮川五塗為徑畛涂道路是指為田畝則失其旨

萍氏

萍氏掌幾酒謹酒神農書曰萍能勝酒取其不沉溺於酒也

示兒編卷之三



